

自悟一得

ziwuyide

江永红新闻论文体会集

江永红 著



长征出版社

自 悟 — 得

——江永红新闻论文体会集

江永红 著

长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俊彦 志军

封面设计:仓小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悟一得:江永红新闻论文体会集/江永红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5年9月重印)

ISBN 7 - 80204 - 077 - 9

I . 自… II . 江… III . 新闻学 - 文集

IV . G2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418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0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同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80 × 1230 1/32 10.75 印张

239 千字 印数:4001 - 6000 册

定价:22.00 元

ISBN 7 - 80204 - 077 - 9/G · 353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题解

作诗为文，能自出机杼者名；治学立论，有独家见解者存。

新闻非一人之事业，然新闻写作乃个体之劳动，综合素质定成败，素质之首为悟性。人有悟性则文有灵气，风格长存。否则，纵学富五车，踏破铁鞋，为文终平庸也。

观他山之石须悟，非悟难以攻玉；访一人作一文须悟，非悟不知得失；每隔一段须悟，非悟难有长进。既以记者为业，则业务即“业悟”，须时时悟，事事悟，悟人悟己，悟行悟文，悟之所及，醍醐灌顶；悟之所积，下笔有神。

作者深感悟性乃为文之要，故书名曰《自悟一得》。书中所收，或论文，或体会，或“四不像”，难登大雅之堂，难进象牙之塔，然为己出，无他人之克隆，有江氏之基因；无飘渺之玄理，有雕虫之小技，自悟一得，非虚言也。本书对作者，类敝帚自珍，若齐王宠无盐，而已而已；对读者，虽不乏可操作性，仍不过他山之顽石，其中杂质瑕疵多矣，若能供人攻玉，则人之喜亦我之乐也。

与新闻研究生徐蕾的对话

(代序)

江永红，湖北天门人，1966年高中毕业时恰逢“文革”，于是先当小学教员，后当印刷工人(校对工)。1968年参军，先后任战士、炊事员、班长、排长、指导员、干事、教导员，其间业余写稿，小有成绩。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后，被调解放军报，先后任驻站记者、机动记者组组长、主任记者、高级记者、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先后获中国新闻奖2次(通讯、论文)，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2次，八一文艺大奖2次，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4次，各类军事好新闻奖若干次。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4年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1996、1999、2001年3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一本书、一部纪录电影撰稿、一篇理论文章)。第四、第五届中国记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出版作品10部。

第一眼见到江副总编，感觉真是亲切，不仅是因为他身上笔挺的绿军装，更是因为他温和的笑容，还有一口浑厚、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采访的过程中，江总只要说到高兴处就会显出孩子

般的天真，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将军记者！怎一个朴实可爱形容？

年轻人是可以超过我们这一代的

徐 蕤：在您的名作《名将之奇》中有这样的警句：“名将之奇，奇在超群拔俗，甚至有几分一意孤行。虽然改革的路上有拒马，有陷阱，他们昂首走向未来，而不理睬背后的几多叽喳。”作为我国军事新闻战线的名将，人们公认您的最大成功之处应在于创新，而求新的背后肯定是“浸透过牺牲的血雨”，您认可这个说法吗？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创新对于造就名记者的意义？

江永红：对我的评价也许失之过高。但我同意成功在于创新这个观点。有的记者很得意模仿大家的手笔，还引经据典说某某是这样做的，他们忘了布封的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是模仿不来的。我自己的体会，不能走别人的路，要想成为名记者，就要另辟蹊径，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尝试别人没有试过的方法，包括思维方法和写作方法，要时时处处想着如何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当然在尝试的过程中经常有失败，但要不怕失败，要有一股韧劲，一股愈挫弥坚的韧劲。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在我们开始做记者还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你要是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会被当成怪物，所以我干脆写了一篇体会，叫《我的怪》，哈哈。但是只要你有韧劲，只要你坚持，时间长了，就被认可了，人家会说：这小子还有点怪才。另外在失败中你还要善于思考，怎么失败的？是什么原因？

比如我写《“蓝军司令”》的稿子，从语言文风到写作手法都是比较怪的，我用了陆军某部训练场上的一句流行语作为导语的开

头：“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开始这不被认可，消息的导语怎么可以这样写？但是后来这篇文章火起来了，这种方式也就被认可了。消息的导语我就试过 12 种模式，包括我归纳别人的写法。每写一篇稿子都想和上一篇不一样，不想重复自己的，更不想重复别人的，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名记者。你的作品能让别人感到新鲜，你才会被别人承认。不然只是把写稿子单纯地当成完成任务，那就完了。

徐 蕊：人们在谈到您的代表作时，经常列举的篇名有《“蓝军司令”越演越狡猾、“红军指挥”越练越过硬》、《老山有个孙干事》、《孙铁锤传奇》、《改革，当代中国军人的求索》等，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列举？在您所有的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江永红：你问这些文章算不算代表作，我想只能说是影响比较大吧。有些事说出来别人可能不相信。我不太注意剪贴自己的作品。记者部帮我剪贴的几大本也不知为何不翼而飞了。出版社约我出新闻作品集子时我为收集作品犯愁，不料部队一位我不认识的士官军械修理工寄来了他剪贴的我的全部新闻作品，这让我感动不已。前几天，我带着 6 个记者到广东去采访。有一些采访对象，过去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见过我，但是他说，我读过你的作品。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他说我可以背给你听，结果他能说出哪一篇文章写谁，精彩部分他真的背了下来。我当时很有触动，有的我都忘记了，读者却记得这么清楚，所以自己一定要写出好的东西来。至于说最满意的文章，还没有。

徐 蕊：也就是说“下一个”？

江永红：哈哈，争取吧。

徐 蕊：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现在是媒体管理者和青年记者的朋友，您很重视“俯视”、“透视”、“环视”，对于初

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各类高校毕业生来说，培养“三视”基本功，您觉得存在的共性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江永红：我愿意和年轻人交朋友，这样自己也会年轻。而且我一直坚信年轻人是可以超过老一代的。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政治工作新闻如何写实写活》，现在一些政治工作新闻是很枯燥的，就像寡妇死了儿子。有时候整篇文章一个人物都没有，几乎没有故事，我结合自己的体会和《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写作方法，对几个年轻记者说，新闻一定要有故事，在讲故事中表达你的思想和道理。在采访中你们第一要找故事，第二要找载体。年轻人接受很快，他们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年轻人是很有希望的，将来他们一定比我们强。我在做记者部主任的时候，每次新的记者来，我都要给他们讲话。业务上共性的要求就是要深入观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在挑选记者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大三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发在核心期刊的头题，我看了以后说就是他了。我不是很看重他的在校成绩是第一还是第二，只要前十名就可以了。我在与他的谈话中观察他的思维方法。现在他上手很快，基本可以挑大梁了。

年轻人在学校里关键要掌握学习方法，注重积累。有的年轻人思想活跃，自恃聪明，但不注意积累。记者是一个杂家，要接触方方面面的事、形形色色的人。写出的文章要内行看了觉得你不外行，外行看了觉得你是一个内行。我去采访画家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他们的作品和流派，否则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他会觉得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来采访我，他就不会和你谈话，他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如果你不懂还装懂，他就会说你胡说八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采访钱学森，他说你的湖北话我听不太懂，咱俩用英语交谈吧，我就老实说我学的是俄语，并且早还给老师了。

他对我说你要多学习语言，老人是很和蔼的。我写一篇绿化的文章，这种文章是很难上头版头条的，但是我很认真地看了植物学知识，突击认识北京地区各种植物，结果植物学家很高兴，就滔滔不绝地给你讲，素材就丰富了，文章就生动了。

要注重学习历史和哲学，没有历史眼光就没有深度，文章也放不开。我写《“蓝军司令”》的时候，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很多历史的东西。我甚至写了上个世纪带标志性的 50 个战争，用现代观点来解读历史上的战争。《中国军事史》、《西洋军事史》我是反复读的。学哲学能使你的思维开阔。哲学上的辩证法，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特殊性和普遍性，可以帮助你写文章的时候避免偏激和片面，把握好度。所谓“胸中历历共百年，笔下源源赴百川”，要“共百年”就得学历史，“赴百川”就得学哲学。我特别主张读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那真是集中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现在还读，受益匪浅。

写文章要有深度，除了要有历史的眼光以外，还要有哲学的睿智。比如说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有的媒体成了美国声音的传声筒，分别不出真假新闻，现象和本质是一回事吗？这是军事心理战的一部分，包括传播假消息以瓦解敌军士气。

当记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记者不只是记录就可以了，你还要思考，你是一个负有引导舆论责任的人。要练一练新闻眼光。新闻眼光是决定稿件之成败、影响之大小的关键。要“俯视”、“透视”、“环视”。“俯视”指能看到全局的眼光。只有俯视，才有可能发现事物、人物的新闻价值，赋予其新闻生命力，才能将局部性新闻升华为全局性新闻；“透视”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环视”才能把握好度，避免过犹不及。比如说写《“蓝军司令”》，对军人来说，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让他吃败仗。因此

必须要有一个熟知敌军勇于挑战的“蓝军司令”来教训教训我们的指挥员。站在这个高度俯视演习场，俯视“蓝军司令”这个人，他的新闻价值便出来了。将他放在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其新闻价值就远远超出了军事训练本身，而对整个军队建设甚至对其他领域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到战壕中去，不要总呆在指挥所！

徐 蕤：您曾经参加过边境还击作战的报道工作，其中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惊险经历，这段经历对您的新闻生涯和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

江永红：作为战地记者，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惊险。有一次要到阵地上去，结果车到半路上就给堵住了，当天下雨，但是能见度很好，是在敌方的炮火控制之内，我坚持要走但是走不了，那个驾驶员是昆明军区派过来的，他说首长有交代，你的安全我一定要负责，我们俩争论了半天，结果他的车刚发动跑了不到 100 米，敌人的炮火就盖过来了，把堵住的车都炸着火了。如果我的驾驶员不坚持，我就完了。

徐 蕤：战士救了您一命。

江永红：是啊。还有在过炮火封锁区的时候，因为我对军事训练比较熟悉，我就跟驾驶员讲，40 迈，不要紧张，开！结果有的人开快车，在弯道上连人带车翻下去了，我的车只是车灯被炮火炸坏了。驾驶员很激动地说，你怎么知道 40 迈就没有问题呢？我说第一，40 迈弯道不至于翻车；第二，我在训练场上跑过很多，直瞄火炮打坦克，40 迈的目标要打到是很难的。你看他只是打掉我们一个车灯嘛。

徐 蕾：您又救他。

江永红：哈哈哈，这样的事情很多。还有一次，我到战地上的一一个部队，那个部队和我很熟，正好埋锅做饭，硬要留我在那里吃饭。我因要发稿坚持要走，结果我们刚走没有几步，一颗炮弹就落在他们煮饭的锅里。

徐 蕾：哈哈，太巧了！这顿饭可有分量了。

江永红：还有两次那里的战士救了我。边境线上的老百姓为了不让别人进他的屋子，他就把手榴弹的弦用一根绳子拴住，生人只要一推门，就爆炸。

徐 蕾：哎呀，到处是危险。您知道这种机关设置吗？

江永红：我不知道啊。去了就大步上前准备推门，结果一个战士从后面扑上来死死抱住我！

徐 蕾：哈哈哈，您总是处在生死边缘，太幸运了。另一次又是战士抱住您了吗？

江永红：（笑）我就是大胆，就想到战争最前线捕捉素材，结果总是和危险相伴。在前沿战壕里，晚上怕敌人摸上来，在路口有一根线，线的那一头就是炸弹，你如果碰着这根线，就会被炸死。我还是不知道，就到处逛啊，突然一个战士把我一把拽了回去说：“你不要命了！”我是和这些战士分不开了，总之这样的事情是不少的。

徐 蕾：不管怎么说，您没有碰到那种直接被打到的事情，这样的危险没有影响您的精神吗？

江永红：我倒是深刻感受到了一点，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难得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遇到这样好的机遇的。或许不让你去报道这样的重大事件，你就不会有机会，一旦给你这样的机会，你就要很好地去发现，个人的安危是不能放在第一位的，

要知人所不知、见人所未见，你才会写出好的稿子。

徐 蕾：这个在您身上应该有体现吧。

江永红：我举个例子。我当时在前线上了几十篇稿子。几乎每周都有个头版头条。但是有的人在那里两三个月很难有一篇文章见报，后来他们有点发牢骚，说你面子大。我说不是我面子大，我和你的区别是你呆在指挥所里，我在前沿战壕里。只有到最前面，你才能看到活生生的东西。

徐 蕾：他们说您面子大，是怎么回事？您那时候很有名气了吗？

江永红：有点名气，但不大。那个时候，边境还击作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从1979年一直到1986年，中间都会派一些值班记者，每个人去几个月，我是时间最长的，我陪了5支部队。

徐 蕾：您总是在最前面这样危险的环境中，身边也不带着保护您的警卫？

江永红：他们要给我配备，我不要，那样目标太明显了；要我带枪，我也不要，你说我跑到那里打枪算是什么（笑）。但是有一次确实发生了一个笑话。我带了一个女作家到前线战壕里，结果一下子就被团长拽回去。他说你胆子太大了，敌人不用望远镜，用肉眼都能看到你，你旁边还跟个女的，一看就像是大官，人家还不先打你！

徐 蕾：前线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吧？

江永红：战壕很低，很潮湿，老鼠很多，炮也打不死它，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就在你身上爬，那个老鼠连尾巴快一尺长，就那样爬来爬去。开始的时候一晚上都睡不踏实，时间长了就安然入睡了，让它尽情地爬吧。

解放军报在重大问题上 的权威性是不可替代的

徐蕾：我看到这间会议室里悬挂着我党三代领导人视察军报的大幅照片，记得这一张是1996年初，江泽民来报社参加社庆40周年。他在对军报的讲话中，提出了军事新闻工作的“两为”方针。他说：“办好解放军报，必须坚持为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基本方针，办出自己的特色。”请问您认为解放军报的特色是什么？现在是否已经做到了办出自己的特色？您认为解放军报与其余军事报刊相比，优势在哪里？

江永红：我觉得解放军报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军委的机关报，对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威性，这是别的报纸无法替代的。比如台湾问题和特殊时期需要军方发言的问题。权威性和发行量是不能划等号的，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行量很小，但是权威性很强。《太阳报》发行量很大，但是没有多少权威性，只是读者觉得这份报纸挺好看，好看我不见得信它。

第二点，解放军报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性。这是它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它的特点之一，部队把这份报纸看得是很高的。团长以上的军官首先要看解放军报的头版发的什么，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党中央、中央军委关注什么问题。这已经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对此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一定要把握好导向。如果有一个单位的报道稿上了解放军报的头条，他们就像过节一样很高兴。

第三点，对未来战争的前瞻性启迪。我们在军事领域的研究

比较超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停留在对过去战争的经验总结上,而把精力放在了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上,比如像信息化战争,我们很多年前就研究过了,信息战的概念,最早是中国人提出来的。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成了专家教授了。未来战争会怎样,军报的专家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第四点,对于广大军人和相关人员的服务性,它是和读者连接的一种桥梁。军报有它固定的读者群,虽然现在发行量只有50万,但是地方上有很多铁杆读者是自己订阅军报的。

当然军报还有很多的不足,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在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上有的时候还做得不是特别好。

军报还没有完全办出自己的特色,江泽民同志1996年视察军报的时候,还对新闻工作者提出12字的要求: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要求。

徐 蕃:解放军报作为军委主办的报纸,如何做到融合导向正确与亲和力为一体?

江永红:从指导思想上要做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统一。不要像一个文件的发布机关,只登上头的事情,不登老百姓的事情,过去的邸报就是这样。现在不只是军报,很多报纸都是上情下达做得比较好,下情上达做得不好,所以胡锦涛同志提出来,要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这次人大,中央常委到各代表团参加讨论,只写他到了哪个团参加讨论,而不写他发言的内容。过去几个人的发言就把一个版面占满了,其他代表的发言都看不到了。

从写作上讲两句话,把领导的话变成战士的话,用战士的话来讲中央要讲的话。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文化大革命”错误,有

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把毛主席从天上请回人间离我们更近了啦!》得到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他就是用老百姓的嘴讲了中央想说又不便说的话,有利于中央的精神真正在地下生根结果。在新闻改革中,通过扩大新闻报道的面,使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实际工作结合得更紧密一些。我们办了3个周刊,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在网上搞一些论坛,在宣传典型的时候,也请典型人物与网民见面对话,给他们一个说话的地方,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你就实话实说,效果非常好。

徐 蕤:人们可以感觉到,解放军报在反“台独”斗争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特殊作用的?近10年来这方面的突出事例有哪些?

江永红:解放军报在反“台独”斗争中确实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替代的。我们发表过很多有影响的评论,还有3篇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这几篇都是针对李登辉搞台独的,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话。比如著名的言论《李登辉不要玩火》、《评李登辉手里的三张牌》。我们的军事新闻有的时候是很有针对性的,我发一篇新闻,告诉你我要军事演习了,我要向哪里哪里发射导弹,有的时候我不说我是演习,我说是在那里训练,还要告诉你我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其实是在警告“台独”势力不要轻举妄动。

典型报道要在人性化和个性化上突破

徐 蕤:依您之见,改革开放以来,军事新闻传播在内容和题材选择以及表现形式上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拓展和突破?

江永红:军事新闻传播在形式的变化上比较明显,从纸质媒

体到网络媒体,形式的变化是很大很多的,电台、电视台对于军事新闻的报道有压倒纸质媒体的倾向,网络媒体的发展更是很迅速。

军事新闻传播在内容和题材的选择上有所突破。第一,宏观地反映决策、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有所突破。军报影响决策的新闻不少。比如军企分开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军队经商弊端的是军报。1988年我们在头版头条发了一篇文章《军企分开,势在必行》。清朝的绿营是怎么败掉的,就是做生意,战士拖着个大辫子,摆小摊,补贴生活,因为兵饷不够吃,最后是军心涣散,遇到洋人不战而溃。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后,下决心一刀把军队经商这个毒瘤砍掉。你想想,枪杆子和金钱结合在一起,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后果!还有军官的任职资格问题,军官制度的改革问题,都是最先在报纸上提出的并反复报道,影响了上面的决策。在军事领域,军报报道合成营、“蓝军司令”、科技练兵等,也都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在治军上是有所贡献的。

第二,现在报道的国际新闻的比例增多了。为我们的官兵和读者拓宽了视野,这对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好处,这方面版面占得比较大,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还专门办了军事杂志《环球军事》。我们自己的报纸每天都有一个国际版,还有时事周刊有一半的篇幅都是介绍国际军事方面的新闻。有利于拓宽视野,看到自己的不足。

另外在人性化上面,人文关怀上有所突破。很多禁区是通过报纸突破的,比如过去战士是不能戴手表的。

徐 蕤:为什么不让战士戴手表?

江永红:(笑)你那时候很小,80年代讨论过战士应不应该戴手表的问题。还有战士不准听收音机,怕你听敌台。现在这些早

就不是问题了,过去我们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写推迟婚期多少次,该结婚的不结婚,该回家的不回家,刚回到家接到电报就迅速赶回部队。现在我们的新闻批评这些东西,呼吁尊重官兵的休假权,提倡人文关怀。还有业余时间的支配权、隐私权这些东西都加强了宣传,甚至于“性”这个问题也在慢慢突破。

徐 蕈:这么敏感的话题是您提出来的吗?那是什么时候?

江永红:90年代的事情。不能说是我提出来的,但我是积极赞成者之一。以前军队是不可以说这些事情的。因为我曾经当过指导员,很了解战士的感受。另外像心理医生、律师经过军报呼吁,引起总部重视,都已经列入军队的编制了。一开始有的人把心理学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很多心理问题是和思想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有的时候问题很可能出在心理缺陷上,并不是说他思想有问题。比如说恐高症,你不能说他怕死,只是他有一种心理障碍,心理医生对战士进行心理疏导,克服了就好了。另外过去有的战士爸爸被人打死了,妹妹被人拐卖了,就要求战士正确对待这样的事情,现在看来是不行的,必须要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战士的合法权益。

徐 蕈: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近年来,典型报道为什么出现弱化的趋势,请结合您自己亲身写作以及组织大型报道的实战经验谈谈典型报道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江永红:国内的典型报道数量上比过去多,但是影响力有弱化的趋势。典型报道一定要与时俱进才行。穆青当年写焦裕禄的典型报道,现在读起来还叫人感慨万千,确实是名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百读不厌。但是现在很难再有影响那么大的文章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上